

# 无须证实的 爱

梅  
芷◎著

生命与希望的礼赞  
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



华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# 无须证实的爱

梅  
芷◎著

生命与希望的礼赞  
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

 华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无须证实的爱/梅芷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1. 7

(生命与希望的礼赞: 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)

ISBN 978-7-5080-6585-4

I. ①无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5794 号

**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**

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)

**经 销: 新华书店**

**印 刷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**

**装 订: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**

**版 次: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**

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**开 本: 880×1230 1/32 开**

**字 数: 212 千字**

**印 张: 8**

**定 价: 20.00 元**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# 目 录

序言/1

缤纷岁月 最忆是童真/5

酸甜苦辣 悲喜话青春/31

寻医觅药 苦雨更凄风/59

百无一用 无奈乱读书/85

出路何在 彷徨复彷徨/117

闭户塞牖 企求新天空/138

突破障碍 大爱存心中/175

时光流逝 拥抱新太阳/217

后 记/250

## 在爱的风景里行走

陈 强

梅芷要我为他的《无须证实的爱》写序。我惊怵万分，百般推脱，替人写序，我既无水平，又无资格。梅芷却说：“连我妈都说了，你写这篇序最合适。”听到这一句，我似再无退路。我可以毅然地对熟悉或不熟悉的人说“不”，但我不能拂了梅芷母亲的心意，老人家的话，是令人感动的，因为这感动，我答应梅芷。

我与梅芷并不太熟。虽然梅芷的名气早已在我们这个小城响亮。我所谓的“认识”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：先是在报纸上经常看见笔名为“梅芷”的文章；然后是惊闻“梅芷”是男人而不是女人，且是个自强自立的“轮椅人”；再然后，才知道梅芷是“人生如歌”的版主，我则是那里的常客，我与他在网上有了有限的几次交流；再然后，梅芷由他弟弟推着，来给我送稿费，或是捎来发表有我作品的报纸；再然后，我帮他去火车站提过他的第一本书《无法证实的爱》，那天，我的脚步仅仅到了他家门外，至今我还没踏进那10多平方米的蜗居。

我很荣幸，自己竟这样与梅芷的两本书联系在了一起。《无须证实的爱》与5年前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无法证实的爱》是一个完美的组合，或许叫姐妹篇更恰当。《无法证实的爱》大多虚构，看上去华丽、文学，而《无须证实的爱》是写实的，叫自传体散文也可，叫散文体自传也可，读后感觉他写得那么质朴、自然，处处真情流淌。借着作序的由头，我先睹为快，在电脑屏幕前足足盯了

一天，把这书的电子稿通读了一遍。实话实说，我还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读过我们本地作家的书。《无须证实的爱》，读着读着，我就走进了梅芷的个人生活，走进了梅芷的感情世界，也跟着梅芷在爱的风景里畅快地行走了一次。然后，我被彻底打动。然后，也激活了我对人生的思考。

我更愿意把梅芷走过的这前半生名之为“爱的风景”。这道风景，由一个个小故事串连而成，撷取从1953年至2011年近60来的人与事，铺陈开来，刚好是8章100篇文章。100篇文章，单独成文，连贯起来便是梅芷的一个花甲。之所以书名叫做《无须证实的爱》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：“爱，不一定非得用婚姻去证实。父母之爱，手足之亲，朋友之情，几十年来，于我，须臾不曾离。或者，可以这么说，有失必有得，因了某种爱的错过，我竟得到了常人难以体味的不寻常的爱。这有那么多的朋友能替我证实，是为大爱，无须证实。我无怨无悔。”梅芷视这爱为真爱，为大爱，回忆起来，记录下来，以此温暖自己，也温暖读者。这段长长的爱的风景，梅芷用他畅快而质朴的文字一一证实。

我终于近距离接触梅芷了，真正体味到梅芷的日子岂是“辛酸”两字可以概括。我读到如下文字：“不能不承认，肢体上，我不可能有任何优势。一般人以为我只是腿脚不好，手应该还可以。其实不然，除腕、踝以下的小关节外，全身大关节都不同程度畸形，除了膝、髌与脊椎，肘也不能伸直，肩无法上抬，尤其是左肩，早在20岁那年就病理性脱位，以至左手连自己的耳朵都碰不到。能利用或开发的，只有脑子了。可我读书少，既不聪慧，又不努力，虽时有壮志萌发，却无才无能助我如愿以偿。”尤其是读“寻医觅药，苦雨更凄风”和“百无一用，无奈乱读书”两章，梅芷写得很流畅，我却读得无比沉重，除了读出强烈的震撼和无奈，便是对自我的严正审判。与梅芷相比，我所谓的痛苦、挫折、烦恼，实在是太轻飘飘了。虽同是文学爱好者，但我们的起跑线太过悬殊，即使我的文字能混得与梅芷一样的人气，那么我的沾沾自

喜，便是轻浮无骨的证明。梅芷的文字，是我的一面镜子，照得见上帝对我的错爱，更照得见我自己文字背后的无聊与轻浮。

我想告诉读者，要真正读懂梅芷的这本书，需要一颗平常心，一颗敏感心，一颗柔软心，需要抛开尘世的纷扰，抛开庸俗的追求。梅芷的生活里，不涉金钱，无关权力，你暂且不要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单调而贫乏的。是的，我们的行动都很方便，我们的生活看上去很充实，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奔走在远离幸福的路上。富可敌国的人，未必找到了快乐；权倾一方的人，未必寻觅到了幸福。快乐和幸福，说到底并非金钱和权力，而是心底的一种安闲与宁静。我们并不缺乏快乐和幸福，我们缺乏的，是感知，是珍惜，是把握。我们每天都迷失在看似宏大却与心灵无关紧要的追逐中，看起来，在追逐着人生的幸福，其实却是一天天奔走在远离幸福的路上。这个世界，富贵如指尖的薄暖，浮名若云影的清涼，即便会绚丽，但似烟花，难以长久。《无须证实的爱》正是以清澈平淡的生活为背景，突现父母之爱、手足之亲、师生之情、朋友之谊，让我们日益坚硬的心灵接受一次温情的洗礼与抚摸。读梅芷的文章让我们懂得：每一个日子，哪怕看起来很清淡，很无聊，都是心头的日子，潜着香，藏着甜，是自己真正活过的每一天。

我想告诉梅芷，你要一如既往地做一个快乐的“老小孩”！“老小孩”这个称呼多好，我们谁也无法与时间抗衡，谁也无法抵挡皱纹爬上脸，谁也无法拒绝白发漫头颅，但是，我们可以让胸中跳动的那颗心，保持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。生理年龄固然会不断走向衰老，心理年龄则完全取决于自己。“童心未泯”是我们这些渐趋老化的、余生的期望，只要童心未泯，哪怕你再活一个甲子，也能“枯枝发新芽”。在无数世俗观念的冲刷下，让自己的心理永远不受污染，永远天真烂漫，永远理想主义，那将是余生孜孜以求的目标。梅芷在文章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：“弯曲变形的身体决定我不可能像健全人那样上电脑桌操作，平时，只能把键盘放在大腿上打字。阿翔见了，动开了脑筋，替我做了一个长方形木盒

子，键盘放在里面，翻开盒盖，盖板正好供鼠标移动。”这个姿势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它将成为我记忆里梅芷最优美的姿势。一个人，活来活去，剩下的只有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。我愿用两句话与梅芷共勉：第一句话是“皱纹长在脸上不算老，长在心里才算老”；第二句话是“微笑不在脸上，在心里”。

## 缤纷岁月 最忆是童真

### 快点天亮吧

1953年，妈妈在离城八里的袁家大佃完小教书。我自然跟随妈妈。没人领我，碰巧，小姑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，便从绍兴来了诸暨，一边照看我，一边复习准备再考。

小时候我常患疟疾，发作时忽冷忽热，高烧不退，感觉身体突然变得很大，摸到哪里，哪里都有棱有角，方笃笃的。

秋雨绵绵，又发烧了。妈妈说我在说胡话，我却觉得非常清醒。

妈妈要去学校，临走前关照小姑，别忘了给我服药。

天黑了，小姑安排我睡下，自己在煤油灯下看书。没过多久，灯暗了下来，油将耗尽，姑妈吹灭油灯，打算睡觉。

灯一暗，我看到两个小鬼，正贴在对面墙壁上朝我挤眉弄眼。他们长得一模一样，头顶中间裂开，有两只角；耳朵尖尖，上面长毛；嘴巴大，眼睛小；裸身赤脚，戴着用人头骨做成的项链，手执鱼叉样的兵器。

我禁不住大叫失声：“鬼，鬼来了！我怕……”

小姑才17岁，本就胆小，哪受得了我这般尖叫，忙抖抖瑟瑟起来点灯。灯一闪一闪亮了，两个丑陋的鬼顿时没了踪影。

小姑惊恐地问：“哪有……”她显然不敢提那个“鬼”字。

“没了。”我躺倒身，望着灯影下苍白的脸，“没了，鬼逃了。”

小姑摇摇头，摸摸我额头，又在自己头上印了一下说：“发热了？闭上眼睛，睡吧。”

我乖巧地合上眼睛，由着小姑把灯吹灭。没想到，尽管我紧闭双目，鬼还是一飘一飘又近到了床前。我一把抓住小姑，拼足全力喊：“鬼，鬼来了，鬼又来了！”

小姑一个鲤鱼打挺，颤声说：“你、别吓我，哪、哪有鬼……”

“真的，两个鬼，喏，这里，这里。”我边喊边胡乱指点。

小姑挣脱我，划断好几根火柴，才把油灯点上。

“鬼又没了。”我喘气似地说。

“你……”小姑无可奈何地看着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灯光在闪烁，灯芯上结出了一个小小的灯花。

小姑着急地说：“油……灯油没了！”

我不明白灯油没了意味着什么，呆望着小姑举起油灯察看。

“宝贝，别吓我了好不好，睡吧，把眼睛闭上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心里却想，我又没有吓你，是鬼啊。正说着，油真的耗尽了，慢慢暗了下去，终于灭了。

我再次尖声大叫：“鬼又出来了！”

在夜光的映衬下，我看到小姑用棉被裹着全身，瑟瑟发抖。任凭我叫着喊着哭着嚎着，就是不钻出来。我没辙了，翻身下床，奋力朝鬼撞去，鬼们躲开，很快又从另一个角落隐现出来。

我跌跌撞撞跑到门口，拉开大门，猛地跪倒，惨烈地喊：“老天菩萨，天快点亮了吧！”

就在这时，妈妈回来了。她又惊又急，一把抱起我。妈妈回来后，鬼没有再出现。我感觉有点奇怪。

第二天，小姑毅然决然地逃回了绍兴。

## 找妈妈

天暗了下来。疯玩半天的我感觉有点饿，回到了学校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没回应，我提高嗓门继续喊，“我回来了！”

出来一个人，是袁老师爷爷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你妈区里开会了，要晚点回来，去我家好不好？”说着，他过来拉我手。

我连忙逃开，转身冲到门口，听到袁老师爷爷还在说：“你妈找了你半天，你去哪玩了，也不知道回来？”

我能去哪。吃过午饭，我就到合作社门口看人家滑滑梯。

所谓的“滑梯”，其实是高台阶两旁窄窄的斜坡。每天，村里几个与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，都聚在那里争着滑滑梯。斜坡比较缓，坐在上面往下滑，速度很慢，有时滑到半路就不动了，实在很不过瘾。有人比我聪明，往斜面上撒一些砂子，滑起来就快多了。我东施效颦，可依样画葫芦也画不像，别人是蹲在沙土上滑，我则一屁股坐上沙子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速度是够可以，新上身的一条芝麻呢裤子，很快磨出了两个大洞。

妈妈气得要命，责令我不许再去滑滑梯。我倒也算乖，不能滑就看人家滑。可光看不练，没味道，想想还是玩水去。

村后小溪水浅，至多没到小腿肚。水浅不假，好玩的却多，小鱼小虾小螃蟹小泥鳅，最让我开心的是捉到了一只比罗汉豆稍大一点的小甲鱼！

小甲鱼就在我口袋里。颠颠地跑回学校，一路上始终按住口袋，唯恐小甲鱼丢了。

我要给妈妈看小甲鱼，可她居然不在。我抱着篮球架大哭：“妈，妈，回来啊！”

袁老师爷爷慌忙跟出来：“介眉，乖，跟袁老师爷爷回家，你妈一会儿来接你。”

我哪里肯听，不依不饶坚决嚎。袁老师爷爷束手无策了，围着

我转圈：“这孩子，这孩子。”

我照样哭闹，眼泪鼻涕糊得满脸都是。附近村民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三三两两过来询问。妈妈口碑好，沾了她的光，平时在村子里乱窜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村民们总亲热地拉我或者干脆抱我去家里，吃的玩的，一股脑儿往我手里塞。弄清了原委，大家全乐了，七手八脚要拉我去他们家。正不可开交，我被人背后抱住了，回头一看，是惠姐。她笑着对边上的人说：“我妈要我领介眉去我家呢。”

弟弟介哟寄养在惠姐家，大家觉得她的确更权威些，不约而同撒了手。我不情愿地被惠姐拉着，一步三回头，指望妈妈突然出现。越想越委屈，忍不住又哭开了：“哇——妈……”

惠姐小大人似地劝我：“别哭了，乖，到家里，姐姐给你吃好吃的。”

我哪里肯听：“不要，不要，我要妈！妈呀……”

惠姐只大我两岁，到底也还小，一时没了主意，急得几乎也要哭出来。我见她软弱可欺，猛一抽手挣脱了，吼一声“不要你管！”撒腿就跑，任凭惠姐哭喊着：“介眉回来，介眉回来……”

我钻进一条小路，心里有些得意，看你们谁能找到我？

四周阒无人声，只有秋虫在唱。月色很好，照在身上有点凉。

妈妈，你在哪里？

袁老师爷爷说妈是去区里开会了，但我不知道区里在什么地方。我只认识上县城的路。区里与城里应该差不太多吧，因此决定，沿着这条路找妈妈去。走着走着，又害怕起来，顿时，毛骨悚然，此时不哭，更待何时？于是，放声嚎啕！

路还是得走，一边加紧步伐一边哭喊：“妈！妈！你在哪儿。”

我累了，真的累了。肚子咕咕叫，附和着我的哭。

早已出了村子，路两边是畈田，几乎没有人家。那时，我还不知道八里路对六岁的我意味着什么，只是心里不停地念着：“妈妈快回来！”

终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闭起眼睛哭嚎，糊里糊涂的，自己都不

知道嘴里在说什么。

突然感觉有人扯住了我。我怕是鬼，“呀”的一声尖叫，惊恐地睁开眼睛，还好，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大姐姐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月光下，大姐姐一脸惊讶，“是你啊，介眉！”

说着，大姐姐回头冲着后面叫：“妈，是胡老师的儿子介眉。”

这才发现，路边有个小竹园，竹园篱笆门里走出来一位大妈，大姐姐的妈妈。大妈抱起我，进了屋。

油灯下，我看到桌上摊着书本。大姐姐在做作业。我不哭了，很听话地回答着她们的的问题。她们边问边替我洗脸，然后安排我吃饭。大姐姐见我不要吃，就来喂我，可我太乏了，吃着吃着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醒来时，自己已在学校。妈妈正在改作业。我大声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

想起那只小甲鱼，连忙掏出来给妈看，可口袋里空空如也。

## 启蒙老师

自幼住在袁家学校，便一直叫朱文琴老师为阿姨，因为她是妈妈同事。8岁了，得上学了，知道她将做我的班主任，得换个称呼，一下子还真适应不过来。

报名那天，每个孩子都必须数数，我在学校里长大，耳濡目染的，简单的加减早就会了，数数简直是小儿科。朱老师觉得我可免了这些，我不同意，骨子里想卖弄一下，于是手剪背、昂头挺胸，一口气从一数到九十九，最后大声道：“十十！”

结果无疑是闹了大笑话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被传为“佳话”。

妈妈虽是老师，却从不刻意教我，任我自由发展，我的想象中，既然二十之后有三十……八十之后有九十，九十之后当然是十了。

为了这个“十十”，我非常沮丧，心中的那份骄傲，顿时被打

击殆尽。见到朱老师时，头都不敢抬。我以后归她管，她总夸我聪明，可往后……

正式开学了，才发现同学大多什么都不懂，好些人甚至不会握笔，心里那份得意劲又上来了。当然，我不会表现出来，毕竟刚刚出过洋相嘛。

没几天工夫，朱老师宣布班干部名单，我居然是班长！哦，那时不叫班长，叫班主席。我这个班主席具体做了些什么，大多忘了，印象最深的是出操我总站在头一位，感觉很神气——这是我一生中当过的最大的“官”。稍大一些之后我才明白，之所以能当这“大官”，完全是朱老师卖了面子。

当时农村孩子入学率较低，不少年级只有半班学生，我们班就是这样，一、三年级复式教学，简称一三班。老师一般先给三年级上课，然后再轮到一年级。平时，总有半个班处在做作业的状态。我手脚比较快，做完作业就愣愣地听大哥哥大姐姐的课。一年级的课程太浅，极大部分内容我早就懂了，三年级的才能引起我的兴趣。

哥哥姐姐常被分派着教弟弟妹妹。好些比较迟钝的孩子都有帮护对子，我当然不用别人带，相反，朱老师还给我一个任务，让我帮同桌，这可是特别的殊荣，班上就我一个。

由于朱老师的夸赞信任，那会儿我非常自信，倒是渐渐长大之后，越来越自卑起来。

朱老师与我们同寝室，房间有半个教室那么大，前后隔开了，后半间放体育器材，前面 L 形摆着两张床。两床之间有一只大樟木箱，那是朱老师的。窗口桌子归妈妈与朱老师合用，不过，更多的时候是我在那里写字画画。

我不懂大人们的事，只觉得朱老师对我很好，别的老师也对我很好。然而，暑假的一天，妈妈突然被警察从暑假学习班上带走了。原来，朱老师放在樟木箱里的怀表和 100 元公债券被窃，房间钥匙只有两把，妈妈成了唯一的怀疑对象。由于妈妈“认罪态度恶

劣”，与办案人员公开顶撞，所以被带走了。

几天后事情查清。朱老师忘了说一件事，她曾把钥匙交给过一位六年级学生取体育用具，可她觉得那学生品学兼优，又是学生干部，不可能会是窃贼。结果却很是无情。

妈妈不愿意再待在袁家，不想再见到那几个为撇清自己不惜对同事落井下石的人。我后来去看望寄养在袁家的弟弟，村民们每次见到我，都会大骂朱老师。他们很朴素地以为，妈妈之所以离开，完全是朱老师的缘故。

长大以后常常想，当初朱老师要是给樟木箱上一把锁，不就没事了。从这点说明，朱老师从未提防过妈妈。还有一点非常奇怪，这件事发生之后，始终无人问我是否翻过箱子之类的，虽然我很小，但是完全有能力掀開箱子的呀。

妈妈去了孙家大侣社校，副校长是朱老师的爱人，所以我经常见到我的这位启蒙老师。

## 蒲公英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电影《巴山夜雨》很是轰动。说老实话，对这部电影本身，我并不觉得怎么样，倒是那首童声歌曲《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》，喜欢得不行。

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，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；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，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、飘荡；小伞带着我飞翔、飞翔、飞翔，小伞带着我飞翔、飞翔、飞翔……

这首奶声奶气的歌，旋律一起，哪怕是几十年后的今天，也会立马把我带回到童稚时代，带回到吹着蒲公英奔跑着的岁月。说不准那时我几岁，也许五六岁，最多七八岁。

周末，不是每一个周末，只能是过好几个星期后的有一个周末，妈妈带着我走八里路，到城里去，爸爸在那里工作。

小时候的我并不十分调皮，只不过出于孩子的天性，很难做到

规矩安分，哪怕是走路，跑前跑后，蹦蹦跳跳，一不留神妈妈就找不见我了，因为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什么新奇的玩意儿，跑到路边的田间地头采撷。

小朋友们教过我，长在地里的许多花草都是可以吃的，酸津津、土大黄、豆腐皮（都是些绿色的草本植物）什么的，可妈妈不允许我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怕我一不小心碰上毒草。

有一次回城，快到茅渚埠桥时，妈妈突然站住了，指着路边一朵小花问我认不认识。我摇摇头，走到小花边上，蹲下去仔细观察，然后问妈妈：“这花花好不好吃？”妈妈笑道：“怎么老想到吃，告诉你，它叫蒲公英，摘下来，吹一下它的花。”

我依言小小心心折下草茎，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吹。妈妈走过来一吹，啊！好多小小花朵飞了起来，飘飘荡荡，纷纷四散。

妈妈只吹走了半边：“来，你也吹一吹看。”

我鼓起腮帮子一吹，小花们倏地散了，悠悠地飞向天空。手里只剩光杆一支，有些惋惜，想扔了它，又不舍得。妈妈看出我的心思，指指前头堤坡：“那不是还有一支吗？”

真的呀，斜坡上，茵茵绿草丛中，正开着一支蒲公英。我迫不及待地要冲过去，被妈妈拉住了。妈妈拉着我的手，一起慢慢移动着过去。哈，我又采到了一支蒲公英。

这回我舍不得了，没走上几步，却忍不住嘴对花朵，想吹又不舍得吹，我对妈妈说：“我就吹小小一口，只吹半边。”妈妈看看我看看花，没说什么。我非常小心地呼了一口，几把小伞飞散。

走上茅渚埠桥，我倚着桥栏杆说：“我要把她们吹到江里。”

只见小伞儿零零落落飞向了天空，却没一把落向江面。看着光杆，有点沮丧，她们都飞去哪里了呢。

妈妈这才告诉我，小花伞其实是蒲公英的种子，她们飘散开，就是要去远远的地方生根发芽，等到明年，小伞都能长成大伞，就像你刚才摘来的那支一样。

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那个时候，我连什么是种子都还不明

白，只是总觉得这是件非常残忍的事，小蒲公英飞散了，想妈妈了怎么办？

之后，每回路过那，我都有意无意地寻找蒲公英的踪迹。每次见到蒲公英，都会下意识地抓紧妈妈的手。

## 我是男生

转眼之间，我进城到了爸爸身边，就读于城北小学。

城北小学小得不能再小了，就四个教室。三年级之前，一个年级一个班，一班一个教室。到了四年级以后，班级突然不止一个了。比方四年级吧，一个四甲，一个四乙，两个班要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，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那就一半对一半。这个星期，四甲班上午在教室里上课，下个星期则换在下午。另外半天打游击，其实是组织学习小组。每个小组十来个同学，轮流到各人家里去学习，老师巡查指导。也有固定在一个同学家里学习的。比方我们小组，就始终在一位姓蔡的女同学家，她家屋子比较大。

四年级的孩子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真的不小，男女之间已开始了朦胧的性别意识。新来的班主任陆老师分编小组时，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，男女同学尽量分开，实在没办法时，就设法搞平衡，一半对一半。偏偏就我，分在了十来个女孩子中间。名单一公布，课堂里一片哄笑。陆老师一脸的莫名其妙。很想抗议，可我从小就乖，除了顺从，还能怎么样？

蔡同学住在老鹰山南侧山脚，离我家不远，但也得翻越铁路。磨磨蹭蹭上了铁道，举目望去，那边有好几个花花绿绿的身影在晃动，像是在跳皮筋。不知道这些叽叽喳喳的女孩子，等一下会用什么方式捉弄我。我是吃过她们苦头的。进退两难，我在铁轨上坐了下来。

有个女同学发现了我。很快的，她们全聚在了一起，向我招手，朝我喊话。听不清她们说些什么，但意思我还是明白的。喊了